

248432 林淑华藏



# 女厂长林淑华

林 兰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6711  
44

## 內 容 提 要

林淑华是个家庭妇女，解放前，她一家生活非常困苦；解放后，她积极参加了街道工作，虽然她的家务拖累很重，丈夫对她参加社会活动又无理阻拦。但是，她在困难面前不低头，仍然积极参加街道工作，在党的全民办工业的号召下，她和群众一起，白手起家建立了东风棉織厂，战胜了缺乏生产工具和原材料的困难，突破了技术关，使产品达到了出口水平。林淑华因此光荣地参加了湖南和全国的妇女建設社会主义的积极分子大会。这件事充分地说明了妇女彻底解放和男女真正平等的理想，今天正在成为现实。

編号：(湘)1761

### 女 厂 长 林 淑 华

著 者：林

插圖者：李

出版者：湖 南 人 民 出 版 社

(湖南省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号)

长沙市新村路

印刷者：湖 南 省 新 华 印 刷 厂

长沙市汉门口

发行者：湖 南 省 新 华 书 店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 1/2

字数：19,000

1959年6月第—版

1959年6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1,000

统一书号：11109-39

定价：(5)五分

46711

444

248432

# 女厂长林淑华

林兰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59年·长沙

长沙东区的一条偏僻的小巷里，座落着一所带有狭小庭院的古式楼房。这楼房的院里、廊下、过道边，到处坐满了摇着紡車在打紗的妇女。楼上楼下的四間大房里，挤挤夹夹地摆了六十張織机，木制的古旧的織机日夜唱响着，一床床色彩鮮艳的提花綫毯，一床床式样新穎的格子被单，从妇女們手下織了出来。其中，有远销苏联和印度的紅叶、新格、与英雄三种出口貨。

这就是东风棉織厂。

你可曾想到，这个外观簡陋，但却生产了出口貨的小小的民办厂，在一年以前，还只有两部旧彈花机和兩張旧彈弓，还只是給人加工彈彈旧棉被。而这个厂的厂长林淑华，也不过是一个三十来岁的沒有多少文化的家庭妇女。

是的，一个平凡的家庭妇女；然而，在我們的国家里，在我們的时代里，就創造了不平凡的業績！

### 打出家庭这一关

林淑华生长在一个中农家里。母亲因为女儿多，受尽伯叔父的气，忍痛将她送到舅父家去撫养。舅父給人剃头，家里很

穷苦，她十一岁就到资本家的厂里学织布，就开始担负生活的重担。解放前一年，她和木匠楊湘生結了婚，搬到长沙浏正街。楊湘生性子暴烈，加上当时没有固定的职业，生活困难，又常喝几口燒酒，林淑华結婚后的生活除了生儿育女和繁重的家务劳动外，就只有丈夫的打罵。解放后她参加街道工作，生活在她面前展开了新天地，她好象在千年的古井里看见了光亮。只要喊声开会，林淑华撂下孩子，撂下飯碗就走。开会回来，丈夫綠起眼睛罵：“有本領，吃政府的去，老子沒有冤枉飯你吃！”林淑华听着，眼泪往肚子里咽，但第二天又出去工作了。有一次开群众大会，林淑华在外边維持秩序，被丈夫撞見，当人暴众，楊湘生甩手就是两个耳巴子！林淑华身子搖幌一下，眼前一陣黑，她忍住眼里直涌的泪水，依旧守在那里工作，直到散会。又一次夜晚，她把睡了的孩子丢在屋里去参加文化学习，不料那天夜里楊湘生回的早，孩子醒来哇哇直哭，暴怒的楊湘生抱起孩子找到她們学习的地方，象摔物件似的，把个孩子卜通一声摔在林淑华面前的桌子上！林淑华气得全身直打顫，但她哄住孩子，还是坚持学完了这一課。这天夜里回家，丈夫又打得她一身青紅紫綠，她咬着牙，硬是不哭。第二天，她橫心撂下吃奶的孩子走了，她躲到一个老婆婆家，一連几天不露面。家里大的哭，小的叫，楊湘生急蒙了头。河沿、井边、車站，楊湘生到处寻找，四下打听，以为林淑华寻了短見。邻舍来帮楊湘生照看孩子，对他說：“你莫急，人是能寻得回的，只是以后，可不能再打她！”就这样，大伙把林淑华又送回了家，此后，林淑华出去开会工作，楊湘生虽然依旧黑起个臉不乐意，却真的不敢再打她了。

民主建政、肃反、三反五反、粮食工作、合作化运动……林淑华在街道工作的大学里受了最好的政治教育。她既不会写，又不善讲，但正如她自己所说——她就是一贯“立场坚定”，“千难万难不低头”，所以，她终于和群众一起，建立起长沙第一个民办棉织厂。

### 白手起家办工厂

党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以后，区上大搞民办工业。一九五八年二月区人委派林淑华和一个能作会计的高中生王德润组织废棉生产小组，计划把这个组慢慢发展为民办工厂。林淑华在区上领了四百块钱，买了几百斤旧棉花，两部旧踩花机，和两张旧弹弓，自己学踩了十几天机子，心里有了底，就租间铺面，开起案板，找来几个弹花工人，开始弹旧棉被。不料，到三月天气渐热，弹出的旧棉被卖不出去，工人吃饭的钱都发不下。这时，一贯不大劳动的王德润就讲废棉没有搞头，没有发展前途，于是，工人也动摇起来。林淑华却想：“凡事起头难，千万不能散场合！”打算来盘算去，她想到了给人加工弹旧棉被，但是，做惯了太太的王德润不愿意上街兜揽生意，林淑华就自己拖辆板车，拿只喇叭，大街小巷地高喊收弹旧棉被。到夜晚，她拿两条毯子，铺上一块门板，带着吃奶的孩子睡在那间铺面房里，看守组里的东西。果然不出她所料，弹旧棉被的人一天比一天多，渐渐就直接送上门，生意一天天兴隆起来。不久，生产组又增加几部机子，发展到二十几个工人了。

林淑华在区上听了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发扬敢想敢说敢

干的共产主义风格的报告后，有了利用旧棉紡紗織布的大胆計劃。她立即動員几个家庭婦女突击紡了七斤紗，自己連夜織出一匹布。区长看了这用旧棉織出的第一匹布非常兴奋，鼓励她馬上送到紡織品檢驗委员会去檢查。林淑华手里捧着这四宝贝似的布，心里怀着建立織布厂的誘人的希望，激动地来到紡織品檢驗委员会。不料檢驗同志接过布，深深皺起了眉头，布在檢驗的机子上咣啦一声，撕裂开一个大口。“你是哪个区的？”那个檢驗同志刷的变了臉色，“你們拿这烂棉花織布騙人不行啊！”那个檢驗同志将已經撕裂的布又扯成一条条，擲还给林淑华：“只达到标准的40%！这簡直是开国家的玩笑！”說着，那个同志一路一路搖起电话，要查問这件事情。林淑华站在那里吓呆了，她用尽力气才挪动直打顫的两腿，趁那个同志打电话的当儿跑了出来。她抱着那匹倒霉的布，迷迷糊糊地走在街上……回去如何向满怀热望的生产組的同志们講？又如何回答王德潤那些諷刺嘲笑的話？林淑华沒有回生产組去，破例地回到两个月来都沒有回过的家。她看一眼孩子們，沒有回答他們高兴的呼喚，就一头倒在床上，再也起不了身。她沒有吃飯，沒有脫衣，一直躺到第二天早晨。第二天早晨，她起身就往区人委去。区长正坐在办公桌前，一手托臉，一手拿着点燃了的香烟在想什么问题。林淑华有气无力地說完檢查布的事后，不料区长一点也不着急，笑着对她道：“那个檢驗的同志态度不对！你們要坚持搞下去！任什么事，哪有一开始就成功的？他說質量不够标准，你們就好好研究，想办法提高質量。布一定能試織成功，厂一定能办起来，你回去好好鼓大家的勁，千万不能泄气。”区长这一席話講得林淑华心里又有了力量，她站起



身，腿子也輕了許多，又满怀信心地回到生产組。林淑华发动工人們开諸葛亮会，一起想办法，一定要織出合标准的布来。可是王德潤把算盘一撥拉說：“沒搞手！成本太高，就是达到了标准，也沒有多少利潤。”林淑华不顧王德潤的反对，和大家研究，决定选質量較好的旧棉去紡紗，紡成紗后經過漂白再織布。就这样，林淑华又連夜織出一匹布来，壯起胆子，又到紡織品檢驗委员会去。一进紡織品檢驗委员会的办公室，那个檢驗同志就說：“啊……你又来啦！你們还搞这个路子？”林淑华胆怯地說：“这回布不同了。”那个同志接过布，看也不看一眼，就往檢驗的机子上放，臉色立刻又变了！可出乎意外，他忽然变得和蔼可亲，滿臉帶笑地对林淑华說：“好呀！70%！这可以做工业用布，达到了标准。”林淑华一听达到了标准，搶起布就往回奔，一路上喜得忍不住笑，引得来往的行人都奇怪地望她。



生产组又扩大了，林淑华通过各种关系找到线索，买了十架旧织布机，开始生产旧棉布。林淑华找了几个有织布技术的妇女在一起研究，很快就织出了各色的蚂蚁布、格子布，很快又发展了织毛巾、围巾、帐纱等，产品达二十几种之多。这些产品由于是废棉所制，价钱低廉，颜色样式又相当美观。所以群众抢起买，生产大大增长，工人也跟着增多了。

这时是四月。林淑华从区上得知一个织提花线毯的老技师闲居在家，和区上研究，如果请来这个老技师，生产提花线毯，那就可以正式建厂了。原来这个技师是长沙织提花线毯的头把手，技术很好，但因他从前思想作风不好，架子大，工资又要的多，所以别的棉织厂没有请他。林淑华立刻找到这个技师做思想工作，客气地请他来主持办厂。那个技师一听要他主持办厂，便很高兴地答应下来，立即造个计划，要林淑华送到区里，先请政府拨二十万元资金。区长一看这计划吓一跳，要

林淑华回去和他談民办厂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自力建厂的原則，区上最多只能批撥几百元作暂时的帮助。林淑华从区上回来，不敢和那老技师明談这些道理，怕他不干，怕他被別厂拉走，于是就含糊地对他说：“老师傅，我們的計劃区上还得研究，款子一时发不下，咱們先找房子，干起来再说。”那老技师說：“先找厂房也好。”于是，林淑华就陪着他天天在街上轉，到处瞄房子。全长沙都走遍了，那老技师最后才看上韭菜园的一个仓库。这仓库足有一里长，那老技师打算改建成車間，再把仓库旁边搬运工会的楼房要过来，正好做办公室。那老技师兴奋地说：

“我們要是建成这么个厂，每天能用二十件紗！”林淑华一听这規模又是吓死个人，明知办不到，但老技师紧追着她，还是到区里去了。区长听了之后笑着說：“再大都行，在郊外新起一座厂更好，但要你們自己生产赚了錢来起。”林淑华回来，又含糊地对那老技师說：“老师傅，那仓库一时腾不出，咱們找間小房子，先把綫毯織出来，好向五一献礼！”那老技师一听就炸了：“要錢沒錢！要房沒房！办什么鬼厂……”林淑华委婉地劝他說：“现在大跃进，国家的那些大工厂都是不等厂房起好就先投入生产，一面生产，一面建厂。咱們要搶時間，先找間小房子，織出綫毯来向五一献礼……”左說右劝，最后找了东牌楼一間屋，那老技师将他藏放在乡下的两架木机运了来，折价卖给厂里。他們终于用旧棉紡的紗織出了第一床紅白二色的四虎提花綫毯，向五一节献了礼。

生产发展了，接着来了原材料的問題：缺紗。靠妇女手紡的旧棉紗已远远不能供应，产品出不来，工資发不下去。紗！紗！林淑华日日夜夜就想着紗。她钻尽了各种門路，到紡紗厂去收不



合规格的烘纱，到各地乡下去收散在农户家的土纱，试织野生植物和树皮纺的纱……她见人就问，听到风声就找。在炎热炙人的夏天，她和技术员老毕天天在外边跑，常常吃不到饭，喝不到水，有一次回来就晕倒了。林淑华在长沙住这么多年，从没出过东区，这时为了找纱，她跑遍平江、湘阴各县。她冒着雨，浑身滴湿，走得脚跛手软，在这个村收几斤，打听到线索，再跑几十里到另一个村去收。常常前不靠村，后不巴店，住处也找不到。有一天，群众见她头发散乱，满身泥浆，又饿又累的样子，以为她是什么坏人，还盘查了好久。象蜜蜂采蜜一样，林淑华跑遍湘阴的村村社社，收了百多斤纱，她疲惫不堪，却又高兴万分地赶回长沙。林淑华家也没去看一眼，就回到生产组，但却使她大吃一惊——组里冷冷清清，九张织子停了六张，只有几个新来的年青女工在闷声不响地织罗巾。一看见林淑华，这几个女工哄地围上来，大家拉住她说：“林主任呀！我们眼睛都望穿啦……，你再不回，咱们厂会散了去！”

原来林淑华到湘阴去收纱的这七、八天，由于贪污被撤了会计职务的王德润就乘机搞起乱。王德润本是个国民党军官家属，她嫉恨林淑华受领导上器重，又嫌工资低，撤了会计职务之后就更加不满。生产组缺纱，工人思想本很波动，林淑华走后，王德润就和那个老技师及另一坏分子联络一伙人，明知厂里资金困难，故意煽动工人到新会计那里去借支工资。工资支不到，就闹到区里，诬告林淑华克扣工人工资，骑在工人头上，剥削了工人。这一伙人在区上没闹出结果，回来就散布各种流言。王德润拿了林淑华填写的表格给工人看：“看囉！这象什么字？上边调个纸菩萨来，写也写不得，讲也讲不得，如何搞行政领导？”那老技师也说：“没得纱办个鬼厂！堂客当领导，跳起脚也扇不到三尺高的尿！”王德润又对大家讲：“林主任总也不回，谁是没找到纱。民办厂没搞头，饭都赚不到手！还不如到基建工地挑土去，大家趁早走，找旁的门路。”这么一讲，真有几个人做临时工去了。那个坏分子更和衡阳挂了钩，动员全弹花车间的工人都转厂。织提花线毯的老技师，更是四下和人接头，向众人扬言说哪里哪里来请他，每月给多少多少薪金。还有一部分人整日在街上游逛，向人道：“老子先看看戏再说！”生产组的工人，成份本很复杂，除了少数纯洁的年青妇女外，政治认识很差，这时就混乱一团，生产陷入停顿状态。林淑华走时安排下的纱全没有织。

林淑华找王德润谈话，王德润却说：“我天天要大家发狠生产，等你回，可他们横竖不听，要找别的工作；我留他们不住呀！”技术员老毕和新来的会计，以及年青的妇女积极分子，向林淑华反映了真实情况，大家决定开一个全组工人大会。在这个会上，发动工人向领导提意见，把王德润他们那伙人散布的

流言蜚語一件一件揭，一件一件辯，最后，工人明白了事实的真象，反过来質問起王德潤了。工人紛紛質問她为何說領導上



剋扣了大家的工資？剋削了大家？为何動員大家找別的工作？但狡猾的王德潤却陰一套，陽一套，她在會上一邊抹眼淚一邊哭訴道：“我講話是不留心，我是個家庭婦女，本不懂……要說叫大家找工作的事，我是一心為大家……眼看着沒紗，自己也是困難戶，知道餓肚子的苦呀……”不等王德潤說完，幾個年青婦女積極分子就沖她喊起來：“誰餓了肚子？你說！”“我們生產組就為的是解決困難戶的問題，你却要把生產組搞垮，你安的什麼心腸？”林淑華又找那個老技師個別談話，向他說明民辦廠從無到有，從小到大，自力更生辦廠的原則；要他眼光放遠，要看到將來的發展；林淑華并向那些企圖拉走老技師的單位通過組織提出了批評，這樣就使老技師安定下來。不久，區上召開了全區民辦廠的大會，在報告中指出民辦工業發展的

廣闊前途，鼓勵職工在全國大躍進的形勢下高度發揮自己的力量，並要擦亮眼睛，提高警惕，防止破壞活動。經過這些會後，大部分工人都提高了政治覺悟，王德潤那伙人也暫時老實下來，生產又走上正軌，而且跟着來了一個很大的轉機。

由於四虎提花毯的質量優異，廢棉生產組出了名，棉織廠民生厚來訂合同，把他們每月織剩的好紗委託生產組做加工，織絨毯和床單。這時，工人也猛增至百人，有了較為穩妥的原材料來源，有了勞動力，又經過房管會的努力，把東慶街小巷子裡的一座樓房的六家房主動員搬走，門口就掛上了耀人眼目的東風棉織廠的牌子，廠正式成立。但這時，廠還只是一座空房子，決定一切的問題是生產工具——機子。可機子哪裏去找？舊機子長沙沒有，做新機買不來木料。但是，對於一心建設社會主義的英雄們，沒有做不到的事！林淑華東鑽西鑽，終於從一個早先織布的老師傅那裏打聽到湘陰的一個社裏存有十三部舊機。她經過區里、市里，直開了省里的介紹信，由於這時有力的介紹信，她買回了民生厚棉織廠未能買成的十三部舊機。並且，在湘陰還探尋到會做機子的木匠師傅，就地買好木料，又訂做了二十部新機。有了機子，接着來的難題是零件。重要的鋼絲和機頭，在長沙都買不到，只有上海可以定作，但訂貨須到半年以後，林淑華日夜奔跑，終於又打聽到棉織十一廠要換電機，便以低於市價數倍的價錢買了幾萬鋼絲回來；又從一個很多年前做過機頭生意的陳三爹那裏打聽到綫索，跑百多里路，找到廢置了多年的十三個舊機頭。這時是九月，東風棉織廠正式開工生產了！工人們個個磨拳擦掌，根據月底新機能到的條件訂了十月份四萬元產值的躍進計劃，準備大放衛星。

不料这計劃被一件意外的事故破坏了。

月末，当湘阴来了新机做好的信时，林淑华和厂里其他几个工作人员都抽不出身，就派王德潤去运。王德潤在湘阴县城托运了机子，人回长沙，說机子三、四日即到。大家等着、等着，等到国庆节，等到十月中，机子还是杳无音信。王德潤表面也装着着急的样子說：“大半是鋼鉄运输紧张，机子耽擱了。”大家也想是这个原因。可到十月下旬，林淑华再也忍耐不住，就和老毕到貨站去查問。不料犹如神話一般，林淑华和老毕一进貨站，复盖着防雨布的二十部机子就出現在他們面前！貨站办公室的同志把一張提貨单递給他們說：“同志！你們运东西既不写厂名又不写地址，只有个人名林淑华，叫我們哪里去找啊！”林淑华气得一句話沒答，付了保管二十天的罰款。就这样，十月份只完成了一半产值計劃。

在全厂檢查十月份生产的大会上，怒不可遏的工人們一个接一个指着王德潤質問：“提貨单上不写厂名地址，你是何居心？”王德潤一路哭一路委曲地說：“我有什么居心？我一心为厂！我写了地址的，只是沒写厂名……”工人又釘着問：“为何不写厂名？”“我是个家庭妇女，哪曉得办事……只想林淑华是长沙有名的人……”王德潤的狡賴使大家更为憤怒，会議直开了一天，最后，王德潤索性不再掩飾自己，她向大家說道：“提起东风棉織厂我就有气，我就是恨东风棉織厂！”經過这次会議，王德潤被开除出厂。

东风棉織厂六十張机子全部开工了！一百四十多个工人分做两班，織机日夜不停地唱响起来。但是技术关又来到面前，女工們滿怀着欢喜之情織出的第一批床单几乎全是次貨，不够

标准。然而，对于我们祖国大跃进年代的英雄们，难道还有什么不能克服的困难？厂里召开技术交流会，把优次货放在一起展览研究，和老师傅订立合同，包教包学，提出口号：“赛过民生厚，赶上上海货！”经过全厂职工的苦苦钻研，只有个把月的时间，产品就达到优异标准，她们开始织出口货了！要知道，设备齐全的正常厂民生厚，是经过几年的努力才达到织出口货的技术水平的。

这个设备简陋的小小的民办厂，是经过了多少困难和挫折才建立起来的啊！为这个厂付出了自己的一切的林淑华，也随着厂子成长起来，她无愧地出席了湖南和全国的妇女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分子大会。

### 新人新夫妻

到北京去开会，到北京去看毛主席，这真如林淑华自己所讲：“是我做梦也想不到的幸福！”她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刻打电话告诉在制箱厂的丈夫杨湘生。合作化运动时已大大进步，大跃进中又数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的杨湘生，早在厂的广播里听到了这惊人的消息。制箱厂的工人们都向杨湘生道贺，要他向自己的爱人学习呢。

杨湘生可不是从前那个打老婆的杨湘生了。这一年来，星期六或星期日，只要厂里休息，他必定回家看林淑华。起初他还有些不好意思到东风棉织厂，以后就常常坐在林淑华的办公室里了。他等着林淑华开完会，处理完工作，就邀林淑华一同到街上去走走谈谈。要知道，结婚十年来，他们从没有在一起走过。林淑华最近生日那天，杨湘生更特意邀她合照了一张象。

要知道，結婚十年來，他們從沒有在一起照過一張象片。楊湘生每月的工資自己舍不得用，却總是給林淑華買衣料，買補藥當歸精。每次來看林淑華，楊湘生總是暗暗察看她的臉色，關心她身體好不好。要知道，結婚十年來，林淑華每次向他討買米買菜的錢都是戰戰兢兢，林淑華病時，他連開水也不給她燒一碗。特別使林淑華感動的是，每逢星期六或星期天，二人同在家時，楊湘生給孩子們喂飯洗臉，樣樣細心照顧；夜里，他又給孩子們一個一個地把尿，怎麼也不讓林淑華起身。總之，一切家務事他盡量自己負擔起來，總是說林淑華身體不好，工作又忙，應當多休息休息。覺得他未免體貼過份的林淑華，有一次開玩笑地提起過去，不料象觸動了楊湘生痊愈不久的傷疤似的，他好半天頭也不抬，痛苦地對林淑華說道：“我只求你一桩，再莫提起先前！”

林淑華和湖南省的婦女代表們起程去北京的那天，楊湘生

